

春
泉
聞
見
錄

春泉間見錄卷三

渠陽劉壽眉

六十七

玉田周孝廉鍾泰字山甫性豪諧卓犢勇兼備
世習武經深通兵法乾隆癸酉隨父任歸德河
廳時偕一吏赴村觀劇漏二下天冥人寂循堤
回步遙見火光一簇初以爲守田者夜炊未幾
如籠燭冉冉而來轉瞬則徑尺之團已至堤下
相去數武見一人捧團舞弄光似星月四面射

照身小如兒鬚眉悉辨默念孩提之軀怪何足
畏而技又止此心竊輕之彼似已覺將團拋起
直冲霄漢旋轉之間若有繫焉片時落地狀若
隕星復兩手按捺團碎有聲光焰四出平廣幾
里許延及足下衣履若灼而小人反無形影少
頃光斂再聚爲團仍捧弄而去其行迅駛漸遠
漸滅究不知何怪從吏股悚扶攜而歸山甫幼
喜探奇生平所見僅此亦可以一當百然非智
勇過人寧不瑟縮搖戰所謂胸有定力勝於數

萬甲兵矣

六十八

雍正九年庚戌 先大人居京之橫街八月十九日早餐後赴友人約路經狹巷覺足下如登舟搖擺不定兩壁從身後合倒急踉蹌奔出而巷口已迷牆屋盡皆傾覆頭目眩暈身不自主坐地地掀動街市屋宇東歪西仆方知地震嘗言人生命數有定彼時巷內兩壁若倒自前面或同時傾塌皆無生理及今思之猶爲胆寒

六十九

龍有水火之別見者殊罕 王父於夏月獨坐
廳事天忽冥黑几前一蛇盤居如巨螺頭有小
角念必爲龍隨衣冠朝拜無何蜿蜒而去身亦
暴長轉盼粗如孟甫及庭院巨霆一震超入雲
霄雨注如瀑又景東王表兄日晡時見雲乘一
龍長僅尺餘龍色如金雲色如絮日映有光循
簷飛繞漸漸高舉隨風而去余居西便門時霹
靂一聲舍後屋瓦掀揭又餘舍前古剎旂桿碎

同攄麻亦一尺許金龍自桿下旋繞而上雷聲
從之同時二廟震斃一人廣寧門外火焚一亭
意金龍卽火龍而焚與不焚又理所難測

七十

外省劊役率皆屠充決囚時豎木縛犯以刀橫
砍凡三五刀頭始落或皮連不斷復割之往往
刀下非肩卽頰囚叫號劊慌遽刀落無數然刀
初落劊必大聲喊嚷藉以壯膽先大人宰南
邑決洋盜兵弁咸乘馬持械護衛赴場劊役行

刑如前狀聲隨刀下一馬應聲倒斃馬豈囚之
魂魄耶何死之巧也或適逢其會乎

七十一

乾隆甲午余應京兆試夢與硯友章壽人同舟
忽有少婦入艙年可二十以來高髻長裙絕類
劇中所扮神女狀自言龍女偶犯小過潛逃至
此藉君舟稍避追逋幸勿相告言次一媼駕小
舟而來傍窗窺伺女卽聳身隱蓬際媼探顧良
久因問曰得毋藏一幼婦余曰無之媼曰此吾

女也言之何害然含怒非良意堅不以告媼四
顧逡巡而去女出稱謝余念龍女應前知以今
科得失叩之女曰吾意中惟章與君耳章捷君
何患女遂去醒而思之兩人似皆有望而竟同
黜丁酉揭曉之夕夢赴羅試及抵門已閉矣懊
悶而歸途有水阻一廠車載數人將行余遂附
之回首見車止一輪驚疑而寤意謂可獲副車
榜發烏有又悟一輪之故余本不學何敢奢望
若章壽人亦並不售龍女之言殆反言也兩夢

咸應故並記之

七十二

吾鄉農人甲某素性磴磴且不苟於財一日自外買車歸里有僮僕負裝而前者乃七十老人背駝足蹠徬徨四顧意將附車逡巡與語知爲同鄉甲憐而許之並不索值乙喜出望外釋負載車因曰市中有故人業典商吾將訪之祈稍待行卽來也甲諾坐俟時許乙尙未回遣輿人入市求之絕少踪跡行則碍有乙裝住則擔延

時日徘徊道左望眼欲穿而日將西墜不得已
復止逆旅採訪旣窮終無知者無奈載裝就道
抵里後封志嚴密以待完璧年餘無耗時值饑
饉朝不謀夕其妻曰曩有裝暫假典質似亦無
傷信義甲曰物主來雖不見責何以明吾之心
堅執不可歲暮伊邇仰屋而嘆妻暗解客裝乃
敝衣裹白鏹十封計五百兩別無他物持以告
甲甲愧歎不釋因代權子母分其餘潤而乙終
渺遂稱小裕或謂神酬其德云

七十三

又張某修葺墻垣得一小鉢內貯白物約三十金工人暗竊兩許把握自喜時呼午餐諸人皆去而彼竟蹀躞旋繞不識門徑瞠視若痴把物墜遺殊不自覺張出拾取其人始醒恍如夢寤財命有定絲毫不由勉強信然

七十四

孝廉林某春闈不第買舟之閩扶其先人柩路出維揚飲於友家言及資斧不給其容有蹙友

亦無能方畧相與咨嗟而已坐有離商何姓與
林初面頻目之不甚接談燕罷客辭主人留林
下榻林曰來早解舟固日再圖良會何默記林
舟泊處次日昧爽投刺相見無多語惟問曰君
旣缺資長途何恃林曰閩有故舊計將托鉢故
舊爲誰林指二三人皆其先人同官何曰噫扶
柩於數千里外而指不可必得之資非計也所
言諸人余亦識之官小缺苦又不慷慨况人亡
情絕卽不子虛亦難蕲事吾與君雖初識心殊

傾慕敬以三百金爲助計可足用言次堆置几上林訝其無處而饋跼蹐不安囁嚅問何已興辭且曰毋庸他却之聞如有獲返之可耳一揖而別默念何固無舊其踈財仗義出麥舟之上理不可解情復難却遂受而南下林乃浙人柩歸卽便安葬復北上過揚詣何稱謝相見甚歡因曰君非久羈之才今歲禮闈必捷非翰院卽部曹以資格論須十年遷官僦屋糴食僱僕役市車馬加以衣履酬應歲非千金不可十年盈

萬矣旣無恒業臨渴掘井難矣余不自度欲竭
囊橐如數爲贈俾竭力功名無憂薪水林方以
未償前惠爲歉聞之驚愕不知所對何故以辭
亂之歟留信宿分袂亦不再言及抵舟何僕已
賫物先至矣林思大惠不謝相載而行是年捷
南宮授部曹一如何言迄今數年兩無聞問此
善弈之張某所言張以藝居揚最久又與林善
故知之甚詳甲寅入都並主於林嘗曰在何爲
俠然事必有因林竟忘情心何其忍諱名不言

有以夫

七十五

楚南王姊丈初任東城吏目有訟叔嫂通姦者
乃昆弟三人同居伯早鰥無嗣季未娶仲妻生
一子仲故遺孀孤伯以傭作出季撫之卽爲夫
婦伯歸戒之不聽遂首之訊季曰吾兄弟三丁
止此一子非母不活嫂嫁姪失恃我貧不能娶
故以嫂爲妻洵屬兩便質之婦人供符合侃侃
而談毫無顧忌因諭之曰若爲律俱死何得蔑

倫冒法男婦咸曰如知干大辟斷不賒死而爲
今悔已無及惟求憐拯伯亦悔曰小人初謂罪
輕而首法誅兩命何忍焉痛哭哀免然上官已
聞事難中止送部成讞咸棄於市嗚呼小民無
知獲辜情實堪憫守土者苟能平昔宣化破其
愚真活人多矣吾願司民社者隨時教導不愧
父母之稱別齊民者隨處講戒使衆生稍知禮
法勝於佞佛飯僧功德無量

七十六

黃甥啟堂言其叔祖初生時母夢逐獲一兔生而鬼唇長喜擊劍佩不去身而膽又極小藉以自衛夏月納涼葡萄架下時將薄暮見一尺餘白團懸空旋轉閃閃有光注視之又如人頭五官俱備駭極抽劍砍之迎刃而解若劈果殼內一少女出立於前艷無倫比相對而笑心知爲怪急欲趨避足苦如痺隨大聲疾呼家人奔至彷彿見之轉瞬已渺由此得疾而卒不知何怪又伊祖任揚河別駕署建高郵城內堂下廳前

並上房堦下有樹數株範以硃欄余初以爲裝點飾觀然他樹甚多又疑以不倫叩其故知爲神樹樹殊不古何以神爲一吏曰諸鳥不集是其驗也察之果然

七十七

叔祖山年公天性聰明初就傳時凡師所授經書過目不忘十歲能文或以古書示之咸若夙讀年十八成進士由太史遷永寧觀察署有梨樹秋寔繁盛從人食之輒病瘧土人則否嗣改

官處守署宏廠多怪異公素不信家人偶有見
聞相戒不言一夕瞑坐風清月白啟窓矚眺一
鬼頭相對大與窓等因驚致病嘗曰奴輩可惡
苟早關白斷不輕試聞者粲然然竟因此不起
蓋正氣將衰邪故乘之耳

七十八

余初至浙時方新秋向晚見牆隅有光如螢大
比車輪訖異良久不知爲何近視之乃朽木一
段移置室內光映几榻大似照乘之珠如獲至

寶詢之士人云木朽置陰濕處往往有光無足
爲奇而殊不可解次早審視再三了無所異及
夜光如故逾數日光漸殺木亦枯又一夕光在
樹間意謂樹朽然樹所習見方將拱把何亦相
若趨視乃懸一未烹之魚更覺可異或曰海魚
有光蝦蟇亦然河產則否翌日試之不謬其理
難臆斷姑俟識者窮之

七十九

浙固多桂如城隍山之大觀台四面繞植不可

勝數方盛開時樹下市茶酒遊人憇坐香風馥
郁落帽沾襟誠爲仙境寧邑有止觀菴乃赴省
通衢往來投止之所殿側卽僧房院內有四季
桂十數株外範竹籬如牆以桂枝盤結其中號
曰桂屏屏外老梅數本時屈仲冬萼已半綻梅
桂同芳更覺罕購屏勞客目頓忘跋涉之艱花
爲人開幾昧秋冬之候老僧麓亭勸酒索詩口
占七律以貽之屏藩桂結賦云難四季天香散
廣寒乍見古梅開玉樹更驚芳粟綴金盤衲因

愛客頻頻酌我爲憐花故故看折贈一枝供逆
旅大觀台後又奇觀

八十

寧邑土音呼不識之男婦爲表兄嫂姑呼媳爲
老寔寧自稱其妻曰內客稱舉人爲鬼獐進士
爲憎四鄉俗以八月十六日爲中秋節余初至
咸不解是日見街市懸燈弦歌鼓吹男婦扶老
携幼往來遊矚因亦信步從之間衆所言每訝
其表兄嫂之多老寔內客之不倫間有云鬼獐

憎四者更不知何指途遇董紳約過其家談吐頗官因叩之曰貴處姑之子與媳何稱曰表兄嫂也然則途人無論識與不識皆稱之何也曰吾鄉之泛稱也老寔寧內客亦泛稱乎曰此姑名媳夫謂妻也鬼獐又何解紳凝思良久笑曰係舉人之土音進士謂何曰憎四也余聞之笑不可仰紳問何故余曰人人是表女嫂男兄媳盡老寔加之以寧妻應曰內客則如賓一舉做鬼鬼而且獐進士憎四四方減憎語未竟紳已

傾倒

八十一

寧邑城內肆市中建有木坊署曰方正學先生故里始自前明二百餘年不事修葺堅整如故側有義井當年先生親族棄市甚衆無敢收殮秀才某負入井內身亦投之以故井以義名設主奉祀事載縣誌城南里許有山山下有潭潭內有龍因名躍龍傳爲先生讀書處跡久湮滅建有蘭若奉呂純陽像好事者設乩壇問醫卜

余嘗至其地隨衆求籤念本未虔籤書來意不誠疑適相值次日求之亦然嗣因病又叩之署方平易服之無效或爲狐鬼所憑耳邑缺科四十餘年咸謂風水所致龔紳正席捐資建樓五楹於廟左以復舊址任士子往讀其處逾年庚寅卽發一科先生墓在城東四十里外山坳中墓前有石可鐫印章積久成窳官爲封禁其後人本無可考而守祠者傳自松郡遷來是否嫡派難以逆溯然先生忠義之氣千古不磨以理

度之自必存後也

八十二

壽張沈令越人廉明仁正民咸愛之署無眷口
惟延三幕甲乙司刑錢劉司書記而已中秋夕
殊覺寂寞值叔某初至欲郊外遊眺遂偕往稍
憇蘭若一僧倉猝出迎執禮甚恭而神色言動
支離爛爍心竊異之茶罷歸來念念不置會有
首報私造兵器者呈驗一刀長尺餘廣五寸狀
如木版上下齊截背有挽手持以爲柄訪緝主

造之人有云卽僧所爲此信一播而王倫事起矣王倫本邑人曾充縣捕狡猾詭譎家稱小裕飲博無賴之徒常仰藉之日久益多遂蓄謀逆置兵器造旂幟固積糧草嘯聚亡命將擬搶掠以圖大舉聞察緝之耗遂卽集衆於八月二十八日夜直奔縣署欲脅逼沈令爲其得民心也維時沈令已寢三幕方擬就枕聞人聲鼎沸劉出視見大堂內外數百衆明火執械隨奔告沈令夢中驚起計無所出劉曰公有民望惟面加

曉諭不聽有死無二沈衣公服袖佩刀秉燭升堂賊盡跪曰願公從順以圖大事沈諭以禮義王法開導再三賊曰我輩不以刃相加者因公素仁正如不從將以死報沈知難理遣遂大聲曰爾等倡亂徒致滅族何得強我必從言次賊起以兵相向沈出座返身向內劉當門大呼曰死則死矣何退爲沈卽自刎賊怒其不從復以刃加之紛拏間劉踰垣趨避穿水關而出天冥路雜惟擇寬空處奔走天曉見負販者絡繹於

途路旁有酒食店因止休息主人注視良久問客何來劉詭對之問何往曰將之東昌曰此近阿城鎮非東昌路也劉曰固將往焉坐定方知履穿踵裂並覺飢渴不計囊橐盈虛急呼酒食食未已有繼來者三五成羣神情慌遽未幾男婦扶老携幼接踵而至主人驚問衆曰城內反賊將至矣主人急返身一時店內男女皆逃劉無已蹙躡而行亦不知何往而善循路前進默念陽穀二尹駐阿鎮不如投之並可囑其報警

窮日始及聞署中鼓樂繁響門隸見其狼狽阻
不許入告以姓名白於閤人復訝其狀白於二
尹知爲劉甫令入見燈彩一堂杯盤羅列時方
演劇宴新婿劉曰壽張民變官戕其勢甚衆行
將及矣二尹驚顏如土左右膽落劇亦頓止二
尹問故劉呻吟良久曰賊且未來姑無恐飢渴
甚待果腹而詳說之遂不暇遜讓據案就食從
容大嚼主僕皆痴立以俟食已索衣履更易始
抱足而談緬述情狀因語二尹曰盡職効忠理

當急難速發警報二尹前席問計劉曰賊盡烏合志先擄掠必趨陽穀赴臨清遂其所欲而後他圖君宜卽赴陽穀協力防守以待救援二尹難之劉大言曰官不死難必死法死難爲忠死法爲賊何昧之甚也倘君至圍解寧不因禍得福二尹色動急入內別妻孥覓弓刀撥跟役備鞍馬紛紛終夜哭聲盈耳天曙二尹行劉送之曰我無官守之責避之無害於義顧小醜易勦幸勉爲之二尹據鞍毅然前進中途遇賊亦被

戕偵無確耗正深焦慮沈令子應北闡歸途聞
變逕趨阿鎮適與劉遇知父死痛不欲生劉曰
今日非公子可死之時也必求父尸申明義節
方無遺憾公子拭淚聽指揮劉曰二尹行行其
職余不死死無益也今請同往相幾而動卽罹
於禍以報知己友道也晝夜抵郭見門啟無守
城市蕭然絕少人跡堂上凶器一具寘鏹數堆
沈令尸停於側倉庫禁獄空其所有入內見沈
令之叔與甲乙二幕同居一室相晤如夢各慶

再生劉曰諸公何得無恙咸曰是夜無可逃避
各匿於床下廁中爲賊搜獲執見首逆逆冠便
衣褻踞胡床意頗閒適顧甲乙曰吾久識汝汝
識我王倫乎汝等爲幕尚未舞弊從我司書記
則免死甲曰吾等皆南人不慣車馬未諳軍旅
相從無益逆曰蠻子尚安逸行給肩輿食與精
饌可耳顧沈曰汝何人甲代答曰此沈令之叔
也逆曰殺之乙跪後見逆色霽代哀曰沈令別
無親故止此一叔來方旬日望加憐憫逆曰念

爾初到未及作惡姑免一死隨令從人管押聽候差遣方欲下堦一人從旁出曰汝識吾否三人注視皆不辨爲誰其人曰中秋屢勞審顧旬得不識吾苟不見機而作已爲囚矣因脫帽示之蓋僧也又曰此後如有二心必決若首嗣詢守卒乃王倫之軍師不知何名次日兩餐皆以水煮海參白米飯食之欲謀亡去不得其間今早逆去守卒亦不知何往劉述其顛末並出見公子相向而哭無何父老數人率工匠至指示

公子衆喜曰我等正欲殲公公子適來仁明之報也厝後聞賊擾陽穀趨臨清並知二尹遇害迨勦滅蕞事諸人旋里公子歸塋妹聞父死亦自經忠孝一門名垂千古逾年劉在黃縣王令幕言之縷晰惜未詳記也

八十三

城吏目杜某壽張人回籍起文赴選抵里之夕王倫事起初未知也二更向盡方欲就枕忽聞人聲洶動正驚訝間賊已至毀門而入肆行搜

掠杜素勇健抽刀相拒身被數創寡衆不敵遂
爲執縛賊舍老幼相資而去是夜城內一空屯
聚郊外以車圍衛擄者甚多不暇逼從咸繫車
下杜苦不得脫見車旁懸繩焚火移身就燃繫
索斷而得釋蛇行出圍幸無知者窮力奔北乃
免

八十四

術家有殃神之說傳爲人之魂魄死而不散閭
羅命殃神押死者歸省其家名爲出殃又爲回

然其期在三五日七八日之後又有高下之別死者氣旺則高弱者下來去有方出入有徑殃形似雄雞遭之至凶非獨能病人且能萎草木每有闔家移避者然殃最畏赤色故於死者寢所與停處設祭物聽其來他皆粘髹赤物以厭之術者之言如此無驗證而人皆信之或於市廛逆旅人衆客多之處無可趨避又有斬殃不出之法是殃之出與不出惟術人之爲聽則殃之有無神奇亦術人之口也 先大人宰南匯

時邑多喉症俗名蛤蟆瘟死人甚速役有一妻
一妾者妻患是疾經夕而卒閱日妾亦如之役
同幼子共宿方欲滅燭見竈下出一怪雞形人
身後牽一鬼繞屋漫步復立几上對床俯視燈
火熒熒欲滅冷氣逼人毛髮竄立役恐驚子引
被蒙首自啟一角微伺之怪手足如爪身具禽
羽頭銳睛圓口鼻類猴右持劍左牽鬼鬼縮頸
僵僂週身通黑隱不可辨少頃下几循竈戶而
去役因驚致病次日詢之備言前狀又其隣翁

媼市鬻爲業翁故媼移去主扃其室一夕向晚
余偶過之聞屋內有聲如豕旋轉不已呼主啟
戶視之了無所見或謂翁死數日殆出殃也余
友新喪家人先期於亡者之室布置灰沙以覘
其異次早視之雞爪鎖鍊之跡遍於一室院內
花木甚多未久盡萎三事余親有見聞是術者
之言又可徵也

八十五

古人論魂魄卽陰陽其如何形狀殊不可知魂

魄聚則爲人離則爲鬼鬼又何形更不可知矣
然經史所載世俗所傳豈竟虛渺亦如夢幻泡
影而已余表兄妻父太守某獲罪擬太辟秋決
之日同衆囚鄉赴市曹時見已身蹲圜牆上
遂如癡迷任人束縛亦無所苦及免勾回至禁
所見身蹲如故一炊時始移動漸次近身如磁
之吸鍊合而爲一方悟蹲墉者卽魂魄也返歸
軀殼始能言動如常離則死死則鬼矣有夢見
已形者得毋卽此之謂歟

八十六

余元配陳氏性情和順頗克婦道結褵三載癆疾而終時隨任寧邑未能歸柩卽厝公廨齋石庚寅季春余送赴省路由紹興乘烏篷船艙淺棺高容尾露頭余卽橫卧其上夜泊東郭門外三更向盡身下大動聲若棺啟夢中驚覺因念生死止隔寸版陰爲陽偏致有未安夫婦情深遂無所懼披衣跌坐情緒淒然未幾身後篷啟偷兒探攪衣物以鋏尺擊中其臂抽身而逝身

下又復大動隨喚醒從人坐以待旦少頃過往
船多水蕩舟漾動無已時方悟棺上橫版未穩
因舟搖側左右擊響也閱日寄柩復回抵寧之
夕倚枕假寐見室人褰簾而入衣道裝神色和
靄余曰汝逝已久昨方送柩赴省何來也得毋
返魂乎曰否曩日一息不續身如飛蝶不知何
所趨向飄忽間悞犯鹵簿爲前導所執發配廣
西三年今日難滿歸來與君一別耳余曰汝旣
有知大可再生曰吾爲尼已久塵緣永斷不願

復履人世從此相晤無期矣默念鬼無形聲今
言笑如常定能留世因把其手溫暖同人未忍
釋去言次僕來遂飄然而別余亦頓寤方知爲
夢情景依然心殊悽惻回憶歿後從未入夢屈
指計之果屆三載一日不差或謂夢由心想未
足爲奇然三年之久觸物興懷何以杳無夢兆
而適值三年之期乎迨辛卯冬歸塋先塋余事
事親理何又一無所夢迄今三十餘年竟不再
夢此其所以爲奇也故記之

八十七

徐生松郡人一日重瞳晝能視鬼嘗言凡人身後各有二鬼不離形影其狀不一大約醜惡者其人必惡良善者其人必善執此觀人毫髮不爽因此學醫視病者身無他鬼投藥卽效如有冤業纏繞則任鬼撥弄其身後二鬼亦瑟縮恐怖不敢與爭必俟其忿洩自去而後醫之始能獲痊倘有勾役在旁絕無生理其醺襁勅之術亦施之於不應死之人人果應死卽醺襁勅

勒藥餌針灸皆無益也以故醫名大譟咸謂其精於岐黃而不知其具視鬼之目徐亦獨擅其能深秘不宣其友爲余緬述初不之信會僕患癆症延徐診視但云不易治且不署方余笑曰得毋有所見乎徐愕然曰何謂也其友曰君所能余已言之幸無隱諱徐不得已曰一女鬼時按其胸故嘔血不已非藥可痊逾旬日病稍可徐復視之曰鬼去矣投補劑半月而愈又一役瘋狂禳藥罔效問徐曰心病也心喜病已余曰

君未診何以知之曰身無異鬼狀若心迷是以知也先是役因婚娶假重貲中途遺去憂恨莫釋遂以致病其言適合翌日語其父以僞金給之役把翫大笑其疾若失是鬼崇之說似有可據然世所謂良醫者焉能視鬼無怪良者少庸者多也更有本不知醫敢以人命爲貿利之具其寃鬼何可勝計徐若診視同道當閉目袖手去之惟恐不速矣

八十八

吾友單必昌性耿介輕財重義才大命蹇而心
無尤怨惟知樂道安貧雖自給不足常有推解
絕少千求以故貧者慕其義賤者仰其節富者
喜其廉貴者愛其才交遊於貧賤富貴之中而
有確乎不拔之見伊戚汪某富甲一邑吝嗇罕
有其匹畏貧如寇輕賤如芥敬富如神遠貴如
虎一遇告貸絕之恐干怒致禍與之同割股剜
心惟恭其貌謹其言以對之將欲謙遜釋怨空
言濟事也偶涉一事無論大小必審思再四終

夜不寐而所決策之人率皆庸鄙陋劣或須仰
藉於人事前恐受其制事後恐厚其酬狐疑不
決動靜咸乖雖善繪者不能肖其形狀脅肩諂
笑者窺其隱以甘言紿之罔不墮其術中挾勢
握柄者欺其愚以利害畏之大似引領就割徒
自懊恨不敢告人此情此景人多知之而單戚
踈交淺不知也一日其友任可法因事急需單
竭綿力猶有未足因曰汪擁厚資盡往商之任
曰噫汪吾之友足下之戚也何不知之甚耶單

曰朋友通財情所常有以子之品行必當見信似無不可任曰足下素未干人且不知汪之人是豈可以無故而求果如足下之愛友薦交踈財仗義何致干衆怒而受羣小之欺單曰否非此之謂也人惟不自顧何如耳如素行端謹居良友之列汪雖吝寧不思之與其爲小人侵剝何若友君子爲護法吾非不知干人之難苟可自支不干爲愈爲今之計非汪不可況汪素重子且又沐德似非無處余與子皆具傲骨非欲

自全其節而使人喪其節也願子以權變自裁
任曰有是哉姑如教遂走札代面汪置不議翌
日任謂單曰向蒙開導破介從權數日無耗將
若何單曰彼素寡斷決故不速否則寧斬一空
函乎任曰足下誠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矣
彼若明理義別是非必當親君子遠小人何致
屢受人制如某事爲握柄者所挾夙夜苞苴惟
恐不及某事爲局騙者所誣暗昧饋納甘傾囊
橐是不可以緩急相通論也徒具耳目並少心

肝吾與若交從此已矣單曰子姑忍吾將問之
因叩汪曰君子小人之不同如何汪曰無害人
之心不利人之利者君子也能諂人能禍人者
小人也然則何以處之曰君子處之以淡小人
結之以歡單曰設有君子小人同時干求子將
孰先曰小人單曰君子不輕干人小人所求無
厭且君子有德必酬小人忘恩反噬子何輕君
子而重小人耶汪曰君不見世之廟宇乎孔聖
文昌半皆傾圯城隍東嶽鮮不巍然均係正神

已各有別正神不崇人人視其可畏而奉之况
能崇人者而不奉則干怒致禍殊非全身遠害
之道若無威可畏無禍可免咸欲以財結歡同
乎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何論吾儕單聞之一笑
而能會當道耳任名延入幕中其說遂寢而汪
適因訟牽連上下利其富而魚肉之汪晝夜焦
慮罔知所計欲求任緩頰恐任念前事知單與
任善因懇之單曰曩所求余使之也旣不能使
子從若請惡能使若預子事汪曰夷齊不念舊

惡况通財乎與乃吾情却吾分也吾固以君子處之諒不以小人自居單曰諾遂往告於任任笑曰挾嫌報怨誠爲小人以德報怨亦非君子無德無怨不知所報逆彼之意畏小人而不能遠愛君子而不知敬知小人不能爲福顧君子不肯爲禍吾與足下皆入彀中亦財虜之黠者然重以足下之命加以甘媚之辭卽効一援手一抵足之勞何不可之有但必令其知我輩非僞君子非蹈虛名非因諂譽非墮術中非假虎

威非博所歡非圖後報非畏結怨蓋憐其愚宥其昧燭其詐誅其心忘其醜愧其念保其身家不失吾兩人忠厚之道然汪以得魚忘筌爲計當寒索裘爲能固不可化或可以教其子孫子孫無知則亦已矣於我何傷乎嗚呼汪某之言何其矯也而如汪某者正復不少美哉單任之心何其恕也而如單任者恐亦無多故筆之以諷世

八十九

單必昌言其友任可法性豪邁忠信自守有知
人之明無澆薄之見小德或有出入大德實不
踰閑幼隨父宦遊吳越以故無總角交家貧親
老就幕謀升斗不廢舉業讀書觀大意不求甚
解嗣以病掩卷遂有超然出世之想嘗曰人生
苦樂有數苟不安命卽桎梏之道怡然恬退無
所欣慕士大夫樂與之遊一日路過維揚聞舊
東太守某公病趨往視之未忍別去某公竟不
起內外紛紜公私蝟集公子知其賢能介留勸

助任故仗義慨然負荷事無鉅細咸爲經理勞
怨弗恤交代項繁繼任官拘執不收任與撫軍
有舊親往言之事乃有濟而公子父遺重累無
可捫擋遂設計說衆咸義讓之公子感激涕零
定爲生死交而任無德色或有以功歸之者任
曰此某公德及於人余不過効唇齒之勞耳其
言行類如此公子素吝嗇任無所干其交益篤
先是任與公子共事獲資爲其友假去友窘乏
數年不償遂各絕望嗣友暴得金任獨知之索

還子母將爲瓜分會歲暮用繁與夫人方氏計
盈細方曰今所得分之不足兼之有餘莫若姑
毋言暫假一肩亦權變之道也任曰余無欺詐
彼雖不知吾何可不告方曰告而假之此意外
之財非已囊難解諒無所靳任曰不告而需喪
吾品告而不假汗吾顏皆非所以全交之道也
方曰何以知其必却而逆計之君素以若爲知
己知己之友固如是耶若臨財變色同乎市井
小人君以市井小人爲知己則知己又何其少

也任笑曰古之知己同患難共生死今之知己
同安樂共飲博初未嘗臨難臨財也吾與若言
知己蓋彼知我不苟取不干求有幹事之能無
覬覦之志吾之知彼性雖慳而不苟言雖躁而
知悔不惜唇舌奔走之勞投所好則喜觸所忌
則怒兩心相照而有是稱去古雖遠於今有別
若並此而棄之將終身無友矣若忘其所惡而
干之將息交以絕遊矣方曰若是彼在君包容
之中矣在君包容之中而不自知亦愚昧而不

屑教誨者矣任曰吾何能容人不如是人將棄
我惟謹避所忌耳方曰君且未可輕量人姑妄
言之果如君論服君之見當閉目箝口不復月
旦矣於是任懷資而往曰曩者令友所負足下
尙有意乎曰彼落魄飄蓬行將如丐久置度外
矣任曰歲事紛如足下綽有餘裕乎曰部署有
指僅可支持也曰今余在窘鄉足下尙有意外
之財可相通否曰脫無是事何不可之有任遂
以懷物置几上並告以故某面紅耳熱忸怩囁

嚅者久之而言曰刻忘一事適符所需君固素封幸勿相誑任曰素封不依人無故不稱貸足下以素封而爲友以不稱貸而定交難乎其爲友矣念年相契爲足下青目者今始聞命然而素封非不稱貸稱貸非不素封亦一時之緩急也况足下以無望之物假可信之手博輕財重友之名計亦良得他日余卽負足下與令友之負等又何傷乎某曰君果在必需當轉貸應命任顧左右而言他語竟興辭某送諸門外曰切

母介懷任曰前言戲之耳一笑而別某已汗透重裘矣單曰此事余稔悉任終秘之其忠厚明決處友全交之道洵可師也余聞之始而懼旣而悲終復仰天大笑單曰何爲其然也余曰某沐任德定爲生死交而見利輒背之是利之有甚於生死矣是以懼某受任知忝列忘形友而諸醜畢呈露是醜者竟自忘形矣是以悲若任者非獨具包容之量坦白光明且遊戲於掌握之中詼諧瀟灑而某者直同痴聾涉世笑罵由

他大似傀儡登場起居假藉是以笑仲尼云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吾於任子亦然

單子所言前二事余想見其人心竊慕之一日避雨於臨路酒樓先有一少年據案飲冠服華麗韶秀絕倫見余遜坐謙雅溫恭情同素識因詰其邦族少年曰世居東粵任姓字可立適觸余念以可法叩之曰吾兄也何以見知余曰鄉往久矣惜未謀面轉詰余名且曰曩有仕吳名某者係盛族否余訝曰先君也曰然則世交

矣因卽對酌劇談蓋其尊人與先子同官最善維時余未及冠約畧記憶任見同官齒錄其兄爲其緬述也並言可法素慕道已掛錫天台叩其居止與入都意曰無非名利勞人現處內城行將遷寓無煩臨顧異日相訪言次雨歇僕馬候門慇懃握別日冀其來而竟不果噫人生一面亦有定緣雖不獲見可法幸得晤其弟知其踪止亦奇遇也故記於尾

春泉聞見錄卷四

渠陽劉壽眉

九十

河間某生每鄉試入都止廣寧門

數四因與主人交善荏苒三載屆期命駕入城
逕投更不再問遙見店門掩未審何故停車
路側生進內見舍宇空閒景象寥寂意謂主人
他適或更易生業正徘徊間一老嫗自舍後出
生叩其故嫗曰主人去世今年家無執事之人

遂而歇業生聞之不禁悽然方欲別尋棲止主人婦縞素而前對生萬福因曰君乃故人旣承下顧空舍極多任擇所處惟先夫見背未亡人不克供饌左右皆食店貨取亦易毋庸他圖也生因素識遂解裝安止獨居一室令兩僕處外舍並戒僕曰店無男子不可久居尙須他徙內外宜嚴防閑瓜李少頃婦命姬進茗生曰多謝娘子此後無煩照拂非比主人在日各當遠嫌姬去生草草安頓倚床偃息而月明如洗萬籟

無聲追憶曩時不禁物存人去之感輾轉未能
成寐忽見一人影由屋上映窗而過諒係偷兒
惟嚴戒備轉念店止少婦老嫗倘有所失適在
余初至之夕知而不救於心未安且多嫌隙况
奴子輿夫豈皆良善非利其財卽艷其色事不
可知也因悄然啟扉而出見兩僕酣夢正醺又
啟外戶尋至御者所居亦復美寢隨信步入後
遙見燈火掩映返身而退未久馬嘶復恐盜驥
又起視之而外舍門闢一僕不知何往尋至廐

中馬固無恙默念僕起有因又入後寮聽見燈
火益明細聽男女歡呼大似携妓賭飲之狀恐
僕在內穴窗窺之見一僧對婦共酌初甚驚訝
旣念或其父兄及聞穢褻之言方歎主人遺此
醜婦又聞僧曰吾與汝交好多時未知私處形
像令婦裸體仰臥僧捻紙蘸油蘸向照視復帶
鏡俯身詳審火灼婦膚大聲呼痛生不禁狂笑
僧知人窺遂整衣而出生先奔避亦不暇問僕
之來否閉門默坐而僕因腹泄已兩起矣未幾

天曙生欲去婦已赴有司首其欺污拘生質訊
各執一詞竟不能決商之於余余曰婦控無據
生供有情械婦究僧僧至案結有司曰婦乃原
告寧可用刑況以不貞之名加孀婦倘有差誤
殊干例議余曰聽訟之道惟在見貌辨色審音
察理今閱生供厯厯如繪其貌必良善端謹婦
供欺詐不倫其貌必刁悍狡黠况有老嫗大可
証據今並匿之恐露真跡也君卽拘嫗窮僧下
落必得端倪况僧短視緝捕易獲有司曰何以

知僧短視余笑曰帶鏡審顧可想而知有司喜
余所見而終不果行解城送部部訊生執前說
更不旁求拷婦拘僧一鞠而服生寃遂雪而試
期悞矣此生以忠厚仁恕之心處小人女子幾
致求全之毀而婦竟愈蓋彌彰矣嗚呼

九十一

給諫某公性恬退少嬉遊謙和下士學問文章
饒有可觀他無所好惟愛石多方購求不惜重
費位置一室曰逐把玩年逾五旬淡泊自甘每

遇公務輒以無足輕重爲辭及親聽斷率皆摸稜書讞批詞每致張冠李戴人咸慕其風雅樂與之遊公亦無所可否恬漠置之偶有談優伶色技者掩耳走避殊不願聞一日友人招飲命優童進觴公醉而撫之曰分桃之趣固如此乎由是翻然而改物色幾遍獨鍾其一形影不離更深於好石之癖清俸無多不足填無底之竇又輾轉稱貸以博一笑之歡未久病篤猶執手垂涕難於割舍故後貧不能殮優以重資爲賻

公子深德之又孝廉某見其兄喜優童深惡痛
絕苦口諫阻大傷手足之誼及身任司馬輒改
其行好與兄等迨後官愈顯資愈厚好亦愈篤
又一寒士舌耕爲活救死猶恐不贍一旦成進
士授京職卽有斷袖之癖故舊規諫怒不可忍
奉差回京薄有所獲解裝之夕先竭力持贈優
伶惟恐不歡更有一故家子娶婦頗佳終身未
同衾枕日進變童竟致絕嗣尤出情理之外四
事皆親見其他不可枚舉筆以諷世卽干好者

之怒不恤也

九十二

孝廉某性鄙吝體豐肥所交皆言利肉食之輩而某則有取無與同類仰其大族含忍而承順之某自謂才智過人動無遺策施施然有自得之貌由議敘授職仕山左宰大邑居官如居家事事較錙銖惟不敢竭民膏亦無聽斷才終歲深居計出入饜梁肉而已赴訴者因無皂白徒多羈候需索之苦以故相戒裹足箝口而無訟

之稱因之以起循吏之名由是而著一日升堂
晝卯有老婦投狀送子不孝某接狀朗誦聲若
窗下讀文自首至尾不遺一字隨下問曰汝何
人婦應曰某氏有子否曰老婦送子忤逆某恍
然稱是曰爾送忤逆自必有子但爾何必上堂
汝夫來亦可婦曰老婦久孀呈內首先開載某
曰孀婦固無夫也語竟又讀狀僕人附耳低語
隨下座由大堂角門赴馬號吏役羅列老婦伏
跪不解何故一役窺之蓋適市薪親爲持壽耳

數畢不復升堂竟入內司閤者稟曰送子之案將何開發某俯首屈指若無所聞閤人又言之始曰拘犯可耳吏役聞之皆掩口散去老婦跪久不能起立扶掖而出未幾以賢能調繁復陞司馬余友居其署知之甚悉不忍言其名

九十三

惠侯王孝廉狡黠善辯工刀筆交官吏一邑旣畏之復仰藉之故門多訟客室處羣小一詞到官准駁操券無論士庶鄉愚任其方畧從中魚

肉莫不引領就割苟有梗命禍不旋踵邑令知之不敢與較蓋恐其攻發陰私也一日除授某縣人皆曰若爲令折獄必明恐以貪敗而于抵任未久稱疾旋里或問其故曰吾向者視邑令同草芥卽跪墀下口似懸河罔能屈我今居民上意謂聽斷無難剔奸防弊等諸振落推枯及升堂危坐吏役森列此身如在雲霧中殊不由已視左右侍立者皆狼虎階下跪伏者皆猙獰恐怖之情不能自制非不知發一語折其口出

一詞破其欺強辯者刑可立加干法者罪卽不
宥無如張目結舌竟不聽心指使動靜言笑全
非平昔景象於以知跪知縣不能坐知縣命也
是以退耳聞者傾倒而不知言實不謬夫仁恕
民不忍違明決民不敢欺偏執民不願訴暴戾
民不敢撓其遇事生風奇貪奇酷與無能茸闌
如瞋如聾者皆可以致無訟若王某尙知所以
自處矣

九十四

尤某忘其名吳之諸生也文章才品超踰羣儔
傲骨嶙嶙峙然自立其僚婿甲任指揮乙成進
士尤以昂藏淪落時戚於心兩困南闈遂納監
赴京兆試居甲署意將奮跡雲霄爲齊肩比翼
之舉乃榜發羽鍛嗒然懊喪因來歲加科故留
京磨礪志在必售會外舅入都候補太守乙復
踵至待詮並主於甲翁婿四人不期而會朝夕
相聚情意頗洽而尤終以久坐青毡暗滋愧怍
每值開筵高會賓主歡呼之際亦自強爲酬應

當青燈相對隻身默坐之時益覺顧影增羞以
政容多蹙蹙語近牢騷會家書至愀然不樂默
然終日欲若癡迷見客輒避卽覲面亦不出一
語秋閨伊邇忽欲言歸外舅與僚婿勸其場後
再作計較堅執不聽竟徒步赴潞河自覓舟楫
眾見其志決又慮其病癡遣兩僕從之出城廿
餘里暫憩車馬而尤倏忽不見急尋赴河千尤
已在舟矣由是忽啼忽笑時不欲生防範稍疎
竟步屈原之後嗚呼尤生豈未奉教於君子乎

何致以虛名而喪身尤生殆重於榮辱之際耳
故以一死而洩忿志雖可嘉行無足取使頑懦
聞之亦一助也故筆之

九十五

乾隆三十二三年間奉部文通緝妖僧剪辮之
案先大人時宰寧邑上憲行知務在必獲隨
僧錄司查造各廟僧名年貌花冊並親歷一
邑訪無踪影具文申覆而上憲必欲獲犯復飛
檄嚴催先大人笑曰剪辮之事起非本省恐

紛擾地方人心惶惑吾之所以親詣稽察者因
山海交錯之區易藏奸匪無故遍視駭人觀聽
今藉名周歷暗志險要出入之路察村落大小
之形詢民情問疾苦志本不在僧也千餘僧衆
如以形貌疑似者拘送塞責雖真偽自別而無
辜受累何忍爲耶且事有因小致大因激致變
者不可不慎余承庭訓深銘肺腑維時遠近轟
傳剪辮並言被剪者非病卽死人人疑懼日則
束髮而行夜則閉戶不出未便張示曉諭又不

能逢人開導惟令僕人書役安靜如常違則重
處詎有一役甲某素行狡猾爲同類所惡竊剪
其辮故作驚異以告之甲登時氣閉仆臥衆救
始醒咸謂真有妖人一時播傳殆遍 先大人
聞之呼來審視辮去其尾人尙癡迷隨令解辮
蓋甲髮本短以他髮續長剪其贗也因諭之曰
髮爲血餘無關痛癢今更爲假何關死生爾必
先懷畏懼因驚痰厥耳甲聞言頓悟其病若失
叩其顛末甲曰適與乙同行乙言辮被剪去故

心動迷暈仆地不知乙固侍左詰之曰伊辯被
剪汝見其人乎曰未何以知之曰吾從其後同
行幾人曰無爾見時尙有見者乎曰無相傳辯
剪卽病爾隨行多時別無他人是早被剪去則
當早病何待爾告而始病耶其爲爾剪無疑乙
俯首認罪羣疑立釋因枷示遊街藉以曉諭

九十六

浙有鄉人翁媼年已就暮一子廿餘歲好遊蕩
不事生業翁老不能禁約因急爲其娶婦冀其

行室或稍斂跡婦雖農家女頗知孝翁姑見夫
所爲苦口勸戒甚致飲泣不食夫竟頓悔前行
翁媼喜出非望無何子染瘟故媼亦繼之翁旣
獨且鰥貧老難堪賴婦賢能善作家一草一木
皆不輕棄翁故得延殘喘婦有母常至婿家見
此情景勸女再醮婦曰兒去翁死殊不忍也母
以無產可活無孤可守屢言之婦不願聞給之
曰姑俟翁故再作區處母去播其言於隣以爲
異日勸嫁地步一日舍後隙地種菜被竊婦因

每受隣欺藉以嫚罵隣私計曰行將他適此皆
我輩之物何苛吝乃爾飲恨於心恐不與較是
夜有偷兒肩門而入婦覺呼翁翁起逐之賊懼
捕捉以杖迎擊中翁腦棄杖奔逸婦燭之翁已
斃矣報官驗訊隣誣婦欲嫁碍於翁故藉賊殺
翁以求速去執前說爲據舉其母以實其言母
到官所供相符視其杖卽婦家之檐杖也訊婦
不承桎械之婦冤氣填胸細弱不任刑惟擗一
死遂竟誣服招解上官將復再鞠婦適病故案

遂延欄婦死之日隣人自遠村歸天已薄暮半途遇婦索命相持間跌入澗中不能自出天曙行人聞聲趨視見隣人直立仰首污沒及頰少頃人衆掩鼻不暇何肯引救識之者往告其妻向午始至叩其故曰爲冤鬼擠入妻心知其故倩人以叉爬等事鈎肩搭背拖掖而出跛不能行臥地牛喘妻知無救汲水洗刮未淨而斃隨市凶具夜已半矣及返至尸所已爲犬食肢體不全頸將嚙斷蓋冥報也事逾兩年官易三任

會拘一盜訊究賊據堅供不吐惟自言向曾偷竊某家爲主掩捕順携檐杖擊中其腦次日聞某係老翁因傷身死卽畏罪在逃迨後知婦認殺翁得以漏網遂悔過改行此後實無偷盜之事官聞言驚愕稽案吻合言之上官未及追問犯已瘐死

九十七

龔老大江浙巨盜悍勇無倫同夥十數輩駕小舟遊奕洋面遇有商貨人船並劫恐有告捕故

一丁不留其克殘尤甚於他盜一日在蘇境劫
鹹肉船一隻主客七人殺其六一人匿肉下盜
不知也竟棄已舟鼓貨舟抵行店託售店主識
船不識客心竊疑之畧爲致詰語涉支離不敢
再問姑含糊而妄聽之行中舊規凡客至欸盛
筵而後計貨之多寡議價之長落龔至先與同
夥出店沐浴未幾一人自艙中出週身溷濕店
主固識之驚問其故備言被劫情狀主人引避
空室戒毋聲張密告有司撥兵役伏左右待龔

等醉後始易就擒有司如其言無一免脫者嚴
訊之衆俱供認惟龔不承械之再三若無所苦
不知其操何術也大憲下是案於郡守潘公畧
訊一過卽行監禁初更後提龔至密室去其獄
具設酒對酌龔曰小人素不識公何加青目豈
欲出我於罪乎公笑曰久慕汝名爲江湖第一
豪傑藉舒積想無他意也於是把酒談論率皆
海洋風景古今英雄龔始尙懷疑因見公坦白
遂無顧忌而公又加以譽辭開懷巨飲竟忘勢

分大言曰公能知我死亦無憾公曰吾今識子
始將死矣龔訝曰是何言歟令人弗解公起拜
於席下龔跪而挽之曰小人罪囚也極蒙錯愛
赴湯蹈火在所不恤公如有難願以身赴之公
曰不望赴吾之難深願與子結昆季交龔愧不
敢當公固言之遂同拜序庚公稍長兄之因復
滌盞更酌相對益歡龔曰兄適所言將死之故
究何爲也公曰弟乃海洋豪傑孰不知之今不
幸受制亦數也昨大憲向余商及無論承與不

承並入於罪余因欲識面吐肝膽設辭請案故
有今日逆弟之意重不在死重喪名耳然供證
分明斷難置身事外徒辯無益吾不忍弟就法
可速亡去大憲律我知情故縱必以弟之罪罪
之然余所重者與弟等命終有盡名不易成使
千古而下知吾兩人之名雖死猶生也冀聞言
痛哭再拜曰有是哉弟死分也兄死情也何可
幸逃以累兄兄知弟弟死且不朽矣通公升堂
成招談笑歸禁延領就刑大憲嘉公才能僚屬

服公折獄終不知公用智公深秘之龔大言之
故知之者衆

九十八

叔祖汾年公知福建安溪縣携眷赴任路由灘
河水清淺舟脆薄危磯嶙峋急湍奔擊洶爲險
途姑母年方幼稚憑舟弄水殊不知懼水內石
子磊磊顏色燦爛大小不一心竊喜之探身撈
取數枚已覺美不勝收忽見一石子漾映水中
迥異他石引手而得色赭長三寸許廣二寸許

形同鵝卵而扁內有觀音坐像眉目衣文事事
生動身後綠竹三竿本節枝葉直欹反正之態
與真者無少別形透石背天地生奇理難臆度
寶勝拱壁制龕供奉姑母長適康熙辛卯大興
解元查蓮坡石亦歸查矣

九十九

晉人郝月三市布於武邑時當夏月旅次几上
置一銅鴨大不盈尺碩腹中虛昂頭開啄蠅來
自入如吞如吸少頃主人持鴨由口中倒出死

蠅千百凡三四倒蠅無焦類矣郝見而異之叩其故主人曰此乃寄售物索值三十金貴在驅蠅何以能此不知也郝恐鴨腹有惹蠅物持歸已室以溫水滌之再三仍如前狀見物主詢之蓋家傳數世向藏困中今因貧欲售始見其異郝適囊虛約而緩之抵京告余急囑其携資往務期必得會因紆道稍滯至則售去矣無價之寶當可錯過惜哉

余家舊有嘉蔭軒前有老槐四株後有松柏兩
章垂蔭森然因以名軒叔祖山年公與王父
猷詩鼓瑟憩處其間有雙蝶巢於槐每值晴和
之時飛舞於庭或集墨床筆架馴不畏人以扇
招之雙雙俱至人與蝶親蝶與人習沾襟落帽
情態依偎山年公會序其事迨以太史遷觀察
王父老病此軒爲先子讀書處蝶固無恙又
十年先子宦吳松舉家之任軒遂闕廢槐亦
枯老家人伐之蝶並不知何往乾隆己巳年

先子以憂歸里余方四歲嬉遊其所每見蝶集
牆頭童稚無知時欲撲戲先子禁之又二年
余亦讀書於此雙蝶頻頻往還似依故主先
子以其有知招之以手卽飛集掌上他人不可
蝶大二寸許一白一花鬚斷粉殘百年物也

先子有歌記詩章未能悉載僅錄五律七律以
志其異雙蝶來何處當年跡已陳化形長恨夢
寫照可憐身古木全無蔭空庭不見人芳情如
念舊猶有未完春老態踟躕最可憐牆頭相遇

淚潛然飄零斷粉棲何處感慨芳踪別有年酒
政風流人已散槐陰寂寞月空圓問伊往蹟知
還未自我歸來不似先

一百一

楚南王姊丈任南城吏目時與刑部主政趙名
永濬交善王太翁壽晨姊丈因公他出倩余欸
客趙來稱賀余執半主禮趙倨傲睨視旁若無
人少頃設筵趙上坐次爲姊丈遠族余居主位
安座奉觴畧不謙遜卒然問曰爾年幾何應之

曰若干科試乎曰然讀幾部書幾篇文余曰經史不通文更無論趙曰爾自以爲聰明過人視取科第如拾芥其何能之我廿三歲始讀書半年卽通三經讀文十八篇領鄉薦成進士初不知讀書之難場屋之苦爾我相較何啻千百千萬當虚心求教庶幾有望余曰承老先生開導容蠲誠拜謁敬懇指示趙曰老先生又何待爾稱觀爾辭色大有不平之意若此不可教斷不能上進余始見其倨傲心鄙之及聞爾汝之稱

心訝之聽其自負之言心誹之觀其聲色俱厲
心妄之因居半主之分惟平心相接任其狂吠
而已無何姊丈回余方欲退避趙按不令動仍
申前說且曰好話汝厭聞真不可教矣舉座爲
之愕然余默念對此妄人不如一默故得相安
於無事臨行趙曰汝不屑一送乎遂牽裾同行
視其登車而返衆曰足下與趙初面其出言不
遜令人難解余反復思之終不知其故未幾改
名葆光陞坐糧廳其尊人携孫遊郊外見小鵝

戲河內投石斃之鴨主不識爲趙父子憤辭相
向翁挾子貴出言凌辱鴨主回詈勢更兇猛翁
盛氣奔告於趙差拘到署痛加懲治詎意老不
任刑立斃杖下其子含冤上訴援故殺律擬抵
棄市余聞之惕然覺悟趙具強暴橫逆之氣卒
死非命向苟不忍必致忿鬪鬪必一死一抵無
待今日可不畏歟

一百二

浙有農人翁媼者四十無子忽產一男喜出望

外兒十歲尙不能語舉動類癡飢寒飽煖皆若不知翁媼憂之一日見其溺便於酒甕翁喝之了不介意媼曰養子若此有同於無傷感痛哭兒侍聽良久携甕出門意必拋擲翁呼之不返尾至河干遙見其持甕就水如澣囊狀少頃翻轉甕裡向外又復滌之翁訝爲目病趨近視之兒卽引起甕如故而裡表相反矣兒固不語無可問訊亦不知操何術隣里傳觀無不驚異吳春寰親見因銓次居京向後事不知也

一百三

吳春寰任西城吏目其公解與吾廬相對公餘輒過我詩酒之外清談而已時屆中秋月明如鏡兩人對月共話良久春寰因腹泄歸署余亦就寢次早問疾面有倦色叩之曰昨夜洞泄後腹覺通利浩月滿窗倚枕不寐聞振衣聲穴窗窺之一男子衣白衫犬卧院中面向外不知何狀疑爲偷兒吾固短視悄蹴側室窺之所見亦同然吾清貧無可覬覦且爲捕盜官諒當相避

亦斷無臥不畏捕之賊非鬼卽狐也因思露臥
月下癖與吾等旣不擾人姑聽之無何又欲如
廁窺之臥如故雖無所怖心時向之不禁數起
雞唱後杳矣以故體倦余笑曰狐鬼之狀千奇
百怪風雅若此蓋慕蘭而來何不延之入坐卽
少床頭之需煮茗共話當有一二可聽之辭想
公以細君故恐開門揖盜也聞者捧腹

一百四

吾鄉有設乩壇者虔奉呂祖時時降臨叩問者

多奇中 先大人爲諸生時以秋闈得失默祈
明示乩書一詩有宮花兩朶插新帽之句意必
有望乃竟落第旋里未久卽行親迎禮見帽綴
宮花始悟後又降壇同人唱和 先大人後至
乩書云劉子欲改號易雲鴻二字何如蓋本號
鴻衢未甚愜意始欲求改仙已知之留題索詩
期來日申刻降壇歸家夜半就枕思句披衣復
起剪燭錄出壓硯下次早方欲推猷適赴友約
遂懷稿出門如期到壇仙已降乩書曰劉子詩

頗佳無庸抄錄吾代爲寫出可耳遂以書不譌
一字其靈異類如此 先大人常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於茲可見又余隨任寶山幕友顧生
亦善扶乩術然所召多文鬼間有冒名而來者
一夕召之不至至則不能成字顧生焚雷符雷
神竟降乩盤大動書字甚速責其以遊戲之事
輒褻尊神戒勿再犯書畢顧生叩首謝罪掣電
而去光照一室衆皆悚然

乾隆辛卯余自浙北歸舟抵臨清境遇大風雨
登時斷岸千尺河水暴長舟繫大樹幸免傾覆
次日水落見剝岸露出一棺大踰尋常木色近黑
毫無朽敗蓋已移動傍人雲集好事者竟啟其
蓋尸長幾丈頭大如斗前明衣冠見風爲灰惟
帽帶形跡尙存所綴之物灰黧玉石不辨衆無
利而畏禍相與掩埋意必明季大官惜未見銘
志無可考識也當年卜葬豈竟臨河蓋歲久岸
剝改故道耳營兆必於平原山坳者亦慎始

之道然浙之台屬多山山下多溪水漲淨寬水
退溪狹有冲刷禾稼之患無侵剝溪岸之虞一
日有棺漂至山麓淺欄皆不知從何而來閱日
水至又復漂去或山下有停柩未葬之家猝被
水患而然歟然棺亦遠年物事又難解

一百六

世傳死非正命者必爲厲縊溺者多索替代事
竟有之吾家一僕縊於廳後樹上不數年堂叔
繼之叔素懦弱膽小多疑先是假金於妻族妻

姊又假金於叔妻姊未嫁夫故守貞咸以賢人稱之一日叔索逋歸來喃喃自語時作縊狀蓋所得不足償賢人又畏其悍憂疑莫釋鬼遂乘機索代及昇葬之時天已薄暮人夫欲起棺賢人當門索欠阻不令行余方童稚隨衆會喪所見諸婦女勸解不聽正紛拏間有聲如牛吼長而且直起自棺下冲門而出百步外猶有餘響賢人驚顏如土狼狽奔歸在事之男女老幼無不恐怖者迨後時聞鬼哭不數年叔之庶母並

老僕婦隣婦相繼自經者五人迫伐樹拆屋始
獲安靜又向在吳松時見一婦循河岸緩步而
來走入河內爲衆拯出默默不語未幾其家尋
至知爲近隣叩之良久始言紡績時有素識幼
婦招之出門同往遊眺遂從其後不知何以入
水彼見人衆已去矣及今思之乃悟彼溺死年
餘前竟忘其爲鬼也又一役患寒熱譫語人皆
以爲病瘧然一口數作所言多生平隱事方知
係鬼爲祟藥禳罔效半年後忽自愈問其致病

之故深自隱諱殆有不可告人者又一厨役與其僚某素不相能一日抱病自知不起謂其妻曰我死汝必不肯守但不可嫁某某吾仇也死後逾百日婦竟背其遺囑而嫁之兩相親暱某早起赴工門甫啟其前夫當門立不禁呼曰汝某某乎大叫一聲仆地嘔血而死觀其遺妻之言必與某積怨蓄忿不能報復以致鬱結而死不得謂之正命故爲厲於死後噫怨毒之於人也有是夫

一百七

五城指揮專司命案凡聞殺自盡倒斃等事先由總甲看明報官而後檢驗東城一廟忘其名殿宇傾圯惟鐘樓完固該地總甲之甥某住廟左時憇其下一日見樓上有男婦對縊死奔告其舅舅以甥非幼稚且嘗隨辦公務從無遺悞深信不疑卽稟官通報及指揮按驗虛無人焉訊之總甲恐累甥以親見對細視樑上窗際凡可繫繩處積塵如故毫無形跡廟有一僧已赴

潞河守廟者僅兩工人叩之皆不知隣里亦無見聞事關棄尸又復通報各憲嚴飭頻催指揮不得已惟究總甲始以甥對然甥實見之又疑僧去有因及拘僧訊之其去在未事之先多方鞫治輾轉糾纏了無端緒面稟上官上官不能決咨送刑部部審無據姑以疑案訪緝而無辜拖累已久指揮大受叅處人言係狐所爲然不敢以荒怪想像之辭入供立案也又一鄉人乘車赴城垂簾而臥權稅者查問輿夫啟簾視之

已死矣隨以葦席蓋車看守報官次早官至車
如故尸已渺各驚愕不知所對然報者親見其
人守者亦未刻離當場究問觀者如堵忽一人
出跪自言某卽所失之尸也蓋鄉人醉臥車上
一時迷悶如死醒後天已將曉下車回顧見車
旁懸燈側有兩人盹睡似邏守者不知何故遂
悄然回家及聞有人死車上之事官來檢驗故
雜於儔衆觀看方知亡尸卽我不忍無辜受刑
故出認耳衆證分明案始得白

卷一百八

人生飲啄有定數絲毫不容勉強其窮通壽夭
更不待言矣然人莫不欲富貴惡貧賤日事孜
孜得隴望蜀終其身紛紜擾攘所謂俯仰泰然
之境茫乎不解或有饜所欲稍知足者多出於
老病之流則又貪生怕死訪道求仙以萬萬不
可必得之壽而希冀之其妄念更有甚於求富
貴利達之時卒至死不知悔良可悲也然所謂
飲啄定數人皆以爲老僧常談習而不察苟能

知此可以類推余嘗訪友數踵其門皆相左不
期見而屢遇之每赴招飲之家竟不得食無意
往還因而大嚼五過鎮江欲遊金山皆阻於風
因事赴天台欲遊華頂峯隔宿覓肩輿大雪終
夜擬晴後再往而時不可留近年同人遊香山
先一日宿四王府與商家夜雨滂沱路旣泥濘
且兼感寒興盡而返又友人約遊檀柘寺車馬
來迎痔作不果豈風雪雨病有心阻我乎山水
之緣數定耳山水之緣數定故風雪雨病逢其

會也余素係火體每病服石膏竹葉湯輒愈廿
餘年弗輟積久胃寒故得吐症百藥罔效自分
無生理偶聞養氣却病法冥坐時收斂心神氣
忽流暢病卽漸痊向亦常坐坐非心煩卽遊思
起滅頃刻萬態蓋心無定向則煩思無定向則
遊心定思靜真氣自升真氣者陽氣也呼吸之
氣屬陰人生終日多動少靜陰盛陽衰陰陽不
和氣血爲梗而爲病靜則陰伏陽起合天地自
然之理病故却病却而年可延其理至明人不

察耳然陽氣之升何以知之必呼吸漸微心無
他念自丹田另起一氣如潮之湧風之行水之
流霧之散五官百體若不自主毛髮萬竅無故
自動然後攝心以鎮之其氣由泥丸下至丹田
坐久循環相安無事而呼吸之氣初未嘗停靜
而已矣若以閉息爲煉氣氣反傷以強制爲煉
心心反躁疾病從之以起多致癲狂瘡痍甚有
枯坐耗盡氣血而斃者故盲修瞎煉之徒不明
此理妄以強制求長生速死之道也近有一道

士欲歛資修廟露坐八月遂得痿症余嘗謂之曰以血肉之軀敵風寒暑濕何啻以卵投石況真仙自在霄壤無藉土木肖形建宇供奉若必以此爲功德是以性命要仙佑非仙所願道士含怒不荅較之枯坐冀長生者又不可同以而語矣余因道書隱喻繁雜議論百出究之不外心腎二字其煉心爲道家之至要精氣神根心而生故將自悟路徑隨口成歌曰我丹訣別有訣

不盡信道書

不用曰時心自切

隨地子午並無此不拘時候

候共抽添氣任往來神氣固守不漏洩神旺氣足

精欲要真精無走失須淨靈台清且潔心中清淨

氣開則養神靜養氣開熱場中急宜收拾心神

須默聚元氣心似泰山氣通徹靜坐心安如死

生一任天安排看破生死晝夜工夫休斷絕隨時

做去勿飢時吃飯困來眠閒時打坐懶來輟

忘勿用功飲酒食肉隨所欲不持齋戒心常澈

勉强之意不飲酒食肉隨所欲不持齋戒心常澈

心清氣靜神自榮華富貴等浮雲欣慕嗜欲須

剪滅死生有命一切皆行雲流水認逍遙恬淡

自優游無罣礙妄念不生真境別息氣養生
盡之事盈虛消長天地自然之理一涉益壽求
仙即屬大妄念何況他乎能將此念克去自有
入道真及時學道莫蹉跎是此精力未衰回頭
樂境悔之及篤志誠修堅如鍊銳志前往不計途程自
無及如爲山此歌平淡易於講解人能行之身康壽
云云水深願惜命愛身者未雨綢繆勿臨渴而掘井
不願謀名貿利者竭力從事既喪志而亡身然
庸愚不安義命此論目以爲迂老病而後回頭
此論悟亦已晚姑妄言之以俟同志

一百九

棄生吳人忘其名性淫而愚妻艷而巧琴瑟伉儷一日睹甄交心動遂產一豕殺而棄之又奴子張得祿夫婦淫慾無度迅雷風烈不知避忌因產一怪人面魚身其母收生幾爲驚絕此皆感戾氣而生故古人有色戒有胎戒如孕婦食兔肉兒兔唇食生薑兒枝指亦氣之所感惜冥頑無知知而不戒良可慨也

一百十

吾鄉農婦因產難死去母家百餘里殞殮時不及待其親至閱日妻父來與友甲乙同宿一室甲乙先就寢其父倚几坐婿侍側共話忽陰風一陣垂簾頓落見婦披髮奔入顏色黧敗可畏婿驚而仆其父知爲女稍有鎮定因大言曰汝以產故命也非冤也吾遠來弔問不知感慰而反爲厲孝道有虧散髮垢面不避外客婦道有失汝來見父固吾所願汝有告訴亦吾樂聞但宜沐浴整潔而來若此吾不願見也鬼聞言慚

江遂巡而去視婿已無救甲乙皆氣絕舉家鼎沸鬼亦不至此友人常少梁所言余曰若父能以禮責女不可以鄉人目之女聞言退避不可以厲鬼目之三人同死數也邪不侵正理也明乎理數則知命而無他議矣

嘉慶戊午之秋德赴京兆試時

叔父家居多暇依古傳記例著述自娛凡生平閱歷所及耳目所經輒隨筆書之越一載而成帙顏曰聞見錄事紀其實文取諸簡寡所規撫而動與古會見理極明論事極透凡作孝作忠惜命惜身之道無不該載已未春闈後

叔出是編相與商訂德學殖荒落未敢輕贊一

詞謹任檢字之責庚申春復入都繕成一冊因

綴數語於後姪耆德百拜敬書